



火光也是語言。我第一次認識到這一點，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到大隊黨支部書記家裏去，請求他在我的招工推薦表上簽字蓋章。當時，我是留在隊上的最後一名沒有回城的知識

青年，守着一幢空空的木樓，還有冬夜冷冷的遍地月光和村子里的零星狗吠。我被這巨大的安靜壓迫得幾乎要發瘋，便咬咬牙，一步一步地踏着雪中小道去了書記的家。

出乎我的意料，平時總是黑着一張臉的書記，在家里裏和善得多。他讓我湊到火塘邊來取暖，給我遞上一碗姜茶，他老婆還拿一條毛巾拍打我肩頭的雪花。在我與他們一家數口暖融融地擠在火塘邊的時候，在我嗅到了渾濁的炭灰味、煙草味、姜茶味以及濕襪子味的時候，我預感到我會成功。

事實確實如此。書記問我還有沒有柴燒，一開始就有了人情的聯結。他談了柴之後就順理成章地同意推薦我，完全沒有提及我可疑的家庭背景，也似乎忘記了我在地裏踩死豆苗之

類的破壞行爲。我心里一熱，很沒出息地濕了眼眶。

我相信書記並沒有喪失他的階級鬥爭覺悟，也仍然保留着以往對我的戒意，但這種戒意似乎只能在公共場合存在，而很難在他家裏活躍起來。由火光、油燈、女人、姜茶、柴煙等組成的居家氣氛，似乎鎖定了一種家庭的親切感，似乎給所有來客塗抹了一層金黃色的暖暖親情。書記不得不微展笑容，不得不給我遞茶，他的老婆也不得不給我拍打雪花，而有了這一切，主人當然最可能說一聲“好吧”。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人情常常產生於特定的場景。涉世較深的人，大多能體會出談話的地點及場景的重要性。臥室裏容易談艷情，山水間容易談命運，歌劇院裏容易談風雅，接待室裏的會見呢，受制於那些整齊劃一的座椅和談話雙方的遙遠距離，不多出一些公事公辦的原則，倒是不可理解的。場景就這樣常常暗中規

定和引導着話題。

正是出于同一道理，很多中國人都願意把難談的生意或者難辦的公務拿到餐廳和酒吧里進行。倒不是中國人特別好吃喝，告別貧困年代之後，吃喝對於很多商人和官員來說已成爲沉重的負擔——好累的一樁事啊，即使沒有讓他們吃出脂肪肝、高血脂，也常常讓他們對着一張張請帖煩不勝煩，倒抽一口冷氣。但他們還是會強打精神，倦容滿面地奔赴餐廳。

那里沒有辦公桌相隔，而是餐桌前的比肩抵肘；那里沒有成堆的文件，而是杯盤滿桌；那里一般來說也沒有上司的腳步聲，而有解開的領帶和敞開的衣襟，於是那里最能喚起人們身處家庭時的感覺。在這個時候，餐廳和酒吧這種空間使一切公務得以仿家務化，使一切人際關係仿血緣化。被求見的一方即使只喝一杯清茶，或者只吃幾口清淡野菜，也還是比坐在辦公室裏要好對付十倍。

男人最想從女人那里聽到的讚美

女人喜歡求讚美，但男人雖然外表“硬漢”，內心卻很想被夸的，尤其是被所愛的人夸，心里不知多歡喜。但很多女人都不願意夸男人，其實男人最想聽到這樣的誇讚。

- 1.讚美他的外表
仔細觀察一下他讓你比較欣賞的地方。比如眉毛、嘴唇、迷人的微笑，然後主動告訴他。
- 2.對他的愛好表現出興趣
每個男人都有自己擅長的東西，可能是運動，也可能是才藝。所以你要通過不斷問問題，表現出興趣和贊賞。通常這種情況下，男人的英雄感會不由自主地被激發出來，對你自然也會關愛有加。
- 3.認可他爲你做的事情
他帶你出去吃飯，你要告訴他，飯菜真的很好吃，餐館的環境很協調，你吃得很開心。如果整個過程很糟糕，你可以說，能與他一起度過的時光，才是最重要、最快樂的。
- 4.肯定他的幽默感
他講笑話時，不要爲了保持淑女，憋住不笑；當然，也別笑得太過火，否則就顯得假了。最好的做法是，開心地笑着說：“真有意思”。
- 5.避免女性化的讚美
無論稱讚什麼，都要使用男性化的表達方式。男人不希望有人把他們與“可愛”或“甜美”這樣的字眼聯繫到一起，他們希望聽到的是“強壯”和“堅毅”之類的讚美。
- 6.夸他床上功夫棒
讓他知道他的床上表現很好——但不要說得太露骨。雖然有的女性羞於說出，然而恰到好處的呻吟聲或顫抖勝過千言萬語。
- 7.稱讚他的養家能力
稱讚他的上進心、工作能力；稱讚他爲家人創造高質量生活的能力。別忘了，男人的自尊心與他們的養家能力密切相關。
- 8.開口讓他幫忙
你的電腦出了故障，找他幫忙；你的車子沒法啓動，找他幫忙。他在幫助你的過程中會感到自己聰明能幹，這多好！
- 9.多說他是個“爺們”
無論稱讚什麼，都要使用男性化的表達方式。男人不希望與“可愛”或“甜美”等字眼有任何瓜葛，他們希望聽到的是“強壯”、“純爺們”之類的讚美。



一起用餐是人際關係的基本元素之一。飯局可以說是建立關係不可或缺的方式。如果是很多人一起聚餐則另當別論，但如果人數控制在六個以內，那就是一種親密的私人空間。

我一直認爲“快樂地用餐”是吃飯的基本原則。再怎么精心烹調的美食，如果是一邊吵架一邊享用，想必也會食不知味。既然要吃飯，和有趣的人一起吃當然更好。

用餐的時候，儘可能分享些快樂的事情，表示出“和你一起吃飯很高興”的態度。

用完餐之後，我也會留心，讓大家能感受到“啊，真開心，希望能再一起吃飯”的情緒。

還有一件事我也會很留意，那就是確保在第二天將“昨天一起吃飯很开心”的心情傳達給對方。除了在道別時說“謝謝”，隔天我也會再說一次“謝謝”。



隔天的“謝謝”

剛滿 20 歲的時候，我常有機會被長輩請客，但當時我還年輕，什么都不懂。雖然被人請吃飯的時候會道謝，但隔天什麼也不會表示。

某天 and 某位長輩談事情的時候，他突然

聊起“被人請吃飯，隔天打通電話道謝是理所當然的”，當時我聽了真是大爲震驚。我想起自己雖然常常被人請吃飯，卻從不曾隔天向對方道謝，爲此我感到十分羞愧。當時的狼狽，我還記得很清楚。

在那之後，我開始寄簡單的感謝函。“真謝謝昨晚的招待。能享用美食度過開心的時刻，我很滿足。”雖然是只言片語，但這樣做能讓對方接收到我的心意。我習慣寫信，但如果是發電子郵件或打電話，我想也沒關係。表達自己的感謝，只要一句話就行了。如果堅持做這件小事，人與人的關係便能變得更親密。

重要的是能堅持不懈。隔天的“謝謝”是讓彼此感情更深刻、更長久的絕好方式。

兩人可以一起回想那段歡樂的時光，也可以說是爲了興起“再一起去吃飯”的念頭的小小儀式。“謝謝”這句話說再多次都不嫌多，也不會讓人覺得討厭。



他們爲什麼那麼努力!

害怕自己的青春被虛度；
害怕自己的容顏會老去；
害怕活到了某個年紀，卻沒有任何回憶；
害怕別人問起你會什麼會做什麼，只能安慰自己平凡可貴；
害怕想去旅行的地方，垂涎三尺卻囊中羞澀；
害怕看到別人擁有的一切，自己不能理直氣壯說，不是因爲我沒錢，而是因爲我不想要。

當然，還有：
害怕父母生病的時候，沒有足夠的能力支付他們的醫藥費；
害怕孩子若干年之後，會爲了物質，而放棄最愛的人，不嫁給愛情；
害怕每一個親人朋友所有在乎的人有難的時候，不能說一句，我來，我可

以幫你；

當然，還有：
最害怕的，是自己再回頭，不能說一句，我真的很努力了，哪怕失敗，也真的沒有遺憾了。

2017 年，活得努力一點，哪怕跑得不夠快，哪怕也中途勞累偶有休息，但請一定要努力向前。

生米煮成熟飯

張恨水的小說《春明外史》里面有個清水老和尚。一日老和尚接待兩位俗家朋友：“清水笑道：‘生米煮成了熟飯，應當怎樣？’袁衛道分明知道這是一句機鋒，可以參禪，但是自己是個豪爽人，哪里會這個，於是默默無語。張敏生本來喜歡哲學，佛書也看過一點，這時聽了清水的話，忽然大悟，便道：‘生米煮成熟飯，就吃了它。’清水哈哈大笑，站起身來，拍着張敏生的肩膀道：‘你有緣。’說畢，掀門簾笑着去了。”

“生米煮成熟飯，就吃了它”，原來就這麼簡單和自然，一經小說中人喝破，讀者也“恍然大悟”：生米是自己煮成了熟飯，當然自己吃了它；吃得下這碗飯，人生果然安穩。

樂事

眞事兩件。

其一。抗戰期間，在重慶時，老捨先生很關愛吳組細先生家養的一頭小花豬。小花豬病了，他給瞎出主意：給喂點奎寧？蓋床被子捂一捂？後來請獸醫來給看好了。老捨先生去探了兩回病，蹭了兩頓飯。後來，看小花豬終於病癒了，老捨先生跟吳組細夫婦提要求：“到冬天，多給我兩斤臘肉。”吳家伉儷一口答應了。

——小花豬大概想：人類太邪惡了……

其二。半個多世紀前，朝鮮。老捨先生和梅蘭芳先生一起去前線慰問。

某天黃昏，他倆出去散步，聽見某個營房里有京胡聲。他倆循聲過去，看見一個炊事員拉着二胡，另外幾個戰士在唱。

那是前線了。戰爭間隙，難得的娛樂。

梅蘭芳先生就進去，很溫柔地問戰士：“是不是愛戴？我也會唱，樂意唱兩嗓子。”

他唱了幾句後，士兵們都愣住了。因爲沒上妝，大家也沒敢認，就聽他唱。唱完了，大家瘋狂鼓掌。梅蘭芳先生就微笑着跟每個士兵問好。老捨先生這時才介紹道：“這是梅蘭芳同志。”

那位炊事員二胡掉在了地上，搶着過去，握住梅蘭芳先生的手，說不出別的來，翻來覆去，把五個字念了無數遍：

梅蘭芳同志！梅蘭芳同志！

我大概是見過死人最多的台灣醫生，很適合來談關於生死的問題。

讓我從葉克膜開始講起。葉克膜其實很簡單，就是將靜脈血引流出來，經過一個血液泵（人工心臟），再經過一個氧合器（人工肺臟），送回身體。它用來暫時取代心肺功能。

葉克膜的確有非常成功的案例。周杰倫團隊的一個舞者，有一天突發猛暴性心肌梗塞，心臟不跳了，螢幕上的信號全是平的。可是9天之後，給她做了心臟和腎臟移植，不到一個月，又回去跳舞了。這個案例聽起來很神奇，我每次都說這是現代醫學的奇迹。一個人經歷了4個小時的 CPR（心肺復甦術），9天沒有心肺功能，但還能救回來。

另外一個案例是一個 56 歲的男子，因爲蛀牙，細菌跑到血液里面，再跑到心臟，後來就化膿了。在其他醫院，打開心臟一看，有的地方爛掉了，就給他剪一剪，最後整個心臟都被剪掉了。到台大醫院的時候，因爲患者幾乎沒有心臟功能，就給他用了兩台葉克膜。16 天以後，我們給這個病人做了心臟移植，最後他很清醒地回家了。

上面這些案例，使用葉克膜以後，可以撐到 9 天、16 天甚至更久。這實在是太神奇了。所以，在媒體的炒作下，葉克膜在台灣變得很有名。可是，媒體通常只報道成功的案例，不報道失敗

的案例。

有一個出生一個半月、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嬰兒，做了心臟手術以後，沒有辦法脫離心肺機，所以就裝了葉克膜。可是不到 3 天，他的腳就黑掉了。還有一個 7 歲的男孩，得了肺炎雙球菌敗血症，引起呼吸窘迫，後來裝了葉克膜。裝了以後，出現並發症，四肢都黑掉了。他眼睛睜得大大的，看着你，意識清楚，會討水喝。你想想看，我怎么跟他講？

“小弟弟，如果你要活下去，我們要截掉你的四肢。”或者說，“算了，你不要再活了？”你如何跟一個 7 歲的男孩講這種生死的問題？

這就是我當一個重症醫學專家的心路歷程。

三十幾歲，我就當上了主任，覺得醫學很厲害，什麼都可以解決。可是到了 40 歲以後，常常有裝了葉克膜還是失敗的案例，家屬問我：“爲

什麼別人救得回來，我們的親人救不回來？”我也不曉得怎麼回答。慢慢地到了 50 歲以後，我終於想通一個道理：醫生是人不是神，我們只能盡力，僅此而已。不管醫學如何發達，還是有其極限。

有一天，我在巡房的時候，突然大徹大悟。人生的結局只有兩種：插管和不插管，但最終都是死。你問我，什麼是人生？我的回答是，追求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爲人一定會死，所以死亡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就是一個過程，我們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去追

尋一個問題，這就是人生。

最近，我常常講“一坨大便”的啓示。有一次，我請老師和學長吃飯。我們 3 個人到喜來登飯店二樓的法國餐廳吃飯花了 26000 元台幣（約合人民幣 5150 元），平均每人 9000 元（約合人民幣 1790 元）！我看到賬單的時候，臉都綠

了，怎麼這麼貴！第二天早上，我上廁所，一直在看我的大便，這坨花了我 9000 元才製造出來的東西跟我平時去台大醫院地下室吃的 70 元（約合人民幣 15 元）一頓的自助餐，看不出差別。我突然悟到，人生的榮華富貴不過就是一坨大便。

中國人最重要的思想是儒家學說，可是《論語》里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總之就是不想談論死亡。如果你一直追問，它就說“捨生取義”“朝聞道，夕死可矣”。儒家對生死問題採取一種逃避的態度。這種做法積極的一面，當然是讓人們重視活著的時候，可是終究沒有回答死亡的問題。

我的個人看法是“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們唯有面對死亡，才能看清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終究會死，人生只是一個追求人生意義的過程。人生應該像 a 的 n （ n 爲自然數）次方。如果 a 大於 1 ， a 的 n 次方就無限大；如果 a 小於 1 ， a 的 n 次方就很快趨近於零。

我對社會的付出多於索取，就代表 a 大於 1 ，每個人都如此，社會就會越來越好；如果每個人對社會都是索取大於付出，就代表 a 小於 1 ，社會很快就會崩潰。

我用下面這句話，作爲結束語：“最困難的不是面對各種挫折打擊，而是面對各種挫折打擊，卻不失去對人世的熱情。”

生死的智慧

